

豪赌、吸毒、情变婚变屡现、亲情危机频发

一夜暴富后，迷失中挥霍拆迁款



众生相

众生相

众生相

5月10日，云南昭通市巧家县突发爆炸，4死16伤，震惊全国，此事一度被曝与征地拆迁有关。由此，拆迁户的安置、补偿等话题一时间再次触动公众神经。然而，在纷繁复杂的拆迁矛盾背后，却鲜有人意识到被拆迁对象在暴富后，陡然增加的财富也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危机。

从5月15日起，本报记者连续多日在长株潭三地部分拆迁项目安置小区调查发现，不少拆迁户存在用征地款疯狂豪赌、大肆挥霍等种种不良现象。一些家庭，还因征地款分配不均引发亲情危机，夫妻反目、兄弟成仇、家庭失和等现象频频出现。

■记者 黄海文 汤霞玲
实习生 胡亚婷 李娜

之一 用拆迁款豪赌 一夜输赢数十万

5月15日，记者接到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村民陈先生的举报电话，称黎托乡栗塘小区村干部李某在家长期开设赌局，不少拆迁户用征地补偿款参赌，他的朋友刘某是这个赌窝的常客，半年已输掉了三四百万元。

15日晚9时许，记者来到栗塘小区，以打听朋友为借口进入李某家中，李某家的客厅摆放着两张麻将桌，其中一桌已坐满4人在“开战”，赌资为100元一炮，另每人加注200—1000元。记者目测，参赌人员放在各自茶几上的钱厚厚的一大叠，都是百元钞票，起码在5万以上。

举报人陈先生告诉记者，他就住在这个小区里，这个赌窝主要有4种赌博方式：打麻将、扳砵子、斗牛、跟三。“打麻将的输赢还算是少的，一晚下来输赢大约四五万，而扳砵子则不同，输赢少则十几万，多则达数十万。参赌的都是安置小区内的拆迁户。”

栗塘小区属黎托乡六个安置小区之一，自1999年起，雨花区政府陆续在此征地开发，该乡村民平均每人获得数十万元的拆迁款。村民因此而一夜暴富。但是，原本质朴的村民，不少人将拆迁款挥霍在赌桌上。“有的拆迁户甚至一夜间输掉了全部拆迁款！”陈先生说。

之二 贪享乐染上毒瘾 富裕难买家安宁

长沙市岳麓区洋湖垸的征地拆迁开发始于2008年，涉及拆迁对象大约有1309户。失地农民均被安置在有“长沙市先导区首个保障性住房项目”之称的洋湖景园，现年54岁的张德才（化名）就是洋湖景园的拆迁居住户之一。

张德才一家6口人，洋湖垸被征地拆迁后，国家按政策给他一家安置了6套住房，平均每套房子有80平方米，全家人共得到170万元的补偿款，同时政府还为他们购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。但此后的张德才一家过得并不开心，这一切都源于他那个“不争气”的儿子。

据张德才介绍，自从家里得到170万的征地补偿款后，他的儿子小张就不再出去打工了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跟一班朋友下餐馆、进舞厅。刚开始张德才没留意，觉得年轻人吃吃喝喝也算正常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小张竟染上了毒瘾。“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实在拿他没办法，这两年被他挥霍的钱起码有40多万了，照这样下去坐吃山空将来怎么生活啊。”张德才满脸忧郁地说，居住在洋湖景园的吸毒青年，据他所知就有十几人，“家里有钱了，年轻人不愿出去做事，结交了一班坏朋友就染上了毒瘾。”

之三 小伙勤换女友 老汉恋上发廊妹

刘岩（化名）今年22岁，家住湘潭九华工业园拆迁安置小区。之前他在一家工厂打工，去年拆迁款发下来后，刘岩就把工作辞了，开着一辆红色的马自达回到了村里，坐在车里的还有一个18岁的女孩，他向邻居介绍说女朋友。可不到半年，他车里的女朋友换了5人。村民介绍，村里像刘岩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，都是隔三岔五就换个女朋友，让人看了瞠目结舌。

而与刘岩住同一小区的拆迁户李爹却没那么“幸运”，他与刘某的忘年之恋成了村里的笑柄。村民介绍，早年丧妻的李爹与儿子、媳妇住在一起，在2009年成为拆迁户之前，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。后来，李爹在一次喝酒时，认识了一个发廊妹，几番往来后，发廊妹刘某以身相许，李爹乐不可支。他不顾儿子、媳妇的强烈反对，与刘某办理了结婚手续，带着一百多万另立门户。但不到一年时间，李爹拆迁所得的一百多万就被刘某卷走，钱没了，李爹的爱情也没了，刘某仗着娘家人多势众将李爹扫地出门。

李爹的儿媳吴女士告诉记者：“那个女的好吃懒做，只晓得问我公公要钱，一次就是七八千上万，（公公）好像中了邪一样，我们怎么都劝不住。”“更要命的是，我爹那套拆迁安置房都划到了她的名下。”儿子讲起这事就上火。

如今，李爹重新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。“折腾了一圈，钱没了。”李爹对记者说，“这种事情讲出去丢人。”

延伸

夫妻反目、兄弟成仇、家庭失和、情变婚变屡现 拆迁暴富频频引发亲情危机

株洲石峰区井龙村的126户居民是株洲轨道交通千亿产业园征地项目的拆迁户。村民郭红（化名）因领补偿款殴打村干部的事，在井龙村人尽皆知。

今年3月，言某家里分得了近八万元的自留地款项，他背着妻子打牌一次性全输掉了。

言某的妻子郭红得知此事后，一气之下，跑到村会计家里大闹，责备会计不该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丈夫。争吵间发

生了打斗，郭红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会计沈某也受伤不轻。

“明明知道他喜欢打牌，还把钱全部给了他。你要我怎么活啊？”郭红一脸的委屈。

“户主来签字就可拿钱了，这根本不怪我。”沈会计也很无奈。

沈会计告诉记者，突如其来的财富让井龙村很多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四分五裂。他给记者举了3个事例：

事例

●一：村民严刚强家贫如洗，因为太穷，妻子离开了他。3年前，一位心地善良且遭遇过感情创伤的妇女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，婚后夫妻间过得很和睦。但自从去年起，严刚强家获得近百万的拆迁款后，他全部独吞，从此不再归家。后妻见严刚强如此势利、绝情，无比感伤，她通过村干部多次做工作，要回了自己的8万元陪嫁款后，满腹怨恨地离开了严家。

●二：蒋老先生一家因为嫁出去的女儿要回家分钱，一家人大打出手。她如怪罪他护着女儿，两个儿子和父亲已

经老死不相往来。

●三：言忠信家里每月“生活费结算制”成了村里的新鲜事。言忠信和儿子两个户头，共获得拆迁款300多万，由于分钱不均，父子、兄弟之间闹得水火不容。经过多次“家庭大战”之后，言家父子终于达成协议：由言忠信的妻子掌握“经济大权”，家庭成员生活费按月结算。

“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，原本幸福的家庭搞得乌烟瘴气，钱再多，亲情没了，又有什么意义？”85岁的村民杨爹爹摇头感慨，如此评价言家的“生活费结算制”。